

Jiang Shuai Quan Zhuan

将帅全传

晋·东晋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中国将帅全传

晋·东晋

郑福田 可永雪 杨效春 主编

目 录

东 晋

祖逖.....	(1)
桓温.....	(8)
谢玄	(20)
刘牢之	(25)
陶侃	(30)

晋之卷·东晋

祖 逖

祖逖(266~321年),字士稚,范阳道县(今河北涞水县北)人,东晋名将。他力主北伐,击楫中流,为实现统一作了积极的努力,他的爱国精神至今为人传颂。

一、闻鸡起舞 避乱江淮

祖逖家是北方大姓,祖上世代担任二千石的高官。父亲祖武,曾任上谷太守。

祖逖少年时,父亲去世,兄弟六人,兄长祖该、祖纳等都开朗爽直而有才干。祖逖心性豁达佚荡,不修仪表,不检细行,十四五岁尚不肯学习,兄长们都为他担忧。不过,祖逖那时也有好处,他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注重节操。他常到田舍农家,给散谷物布帛,周济贫困民众,并说这是兄长的主意。乡里和宗族都很敬重他。后来,他开始留意学习,于是博览群书,通晓古今。

他游历京师，见到的人都说他有经时辅国之才具。

他侨居在阳平郡。二十四岁时，阳平郡辟举他为孝廉，司隶校尉辟举他为茂才，他均不肯应征。

太康十年（289年），祖逖和刘琨皆任司州主簿，两人极为相得，情好绸缪，同案而食，共被而寝。当时，天下危机四伏，二人皆奋厉有当世志。半夜时分，祖逖听到荒村鸡鸣，便用脚踢醒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于是，两人立即起而舞剑。

祖逖与刘琨都在青年，英气勃勃，因而谈到世上治乱及军国大事，往往异常兴奋，有时半夜还起坐谈论。他们互相约定：“如果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我们就一起相避于中原。”

当时晋王室相互争斗，祖逖为诸王所重视，先后任齐王司马冏的大司马掾、长沙王司马义的骠骑祭酒，转任主簿，后又历任太子中舍人、豫章王从事中郎。

祖逖曾随晋惠帝北伐，在荡阴战败，退还洛阳。惠帝西幸长安，关东诸侯范阳王司马虓、高密王司马略、平昌公司马模等人竞相辟召祖逖，祖逖都未应召。东海王司马越任命祖逖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祖逖因有母丧，也没有就任。

后来，中原大乱，世家大族，纷纷带领宗族、田客、部曲避难江东，祖逖也带亲党数百家流离淮泗（今江苏徐淮地区）。一路上，祖逖将坐骑让给老弱乡亲，又把所带的衣服、粮食和药品拿出来给大家共用。他还常常出主意想办法，解疑释难，因而无论贤愚老幼，大家都尊重爱戴他，推荐他为“行主”。

祖逖走到泗口（今江苏徐州市），琅玕王司马睿（即后来的晋元帝）任命他为徐州刺史，不久，又调任军諮祭酒。于是，祖逖就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定居下来。

二、击楫中流 征服坞堡

西晋政权被推翻，流寓江左的势家大族虽也有一些故国情思，但顶多也只能洒几滴新亭之泪罢了。说到北伐中原，他们都因心有余悸而谈虎色变。

祖逖却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手下的宾客义从都是暴戾勇猛之士，祖逖对待他们犹如子弟一般。由于扬州闹灾荒，这些人便常常劫掠富户。祖逖有时询问他们说：“最近又到南塘掠夺财物了吗？”这些人中，有人被官吏揭露捕获，祖逖就去保护解救。人们为此非议他，他仍若无其事，我行我素。

建兴元年（313年）四月，愍帝即位，以司马睿为左丞相，让他率兵二十万直攻洛阳，六月复遣使催促。当时，司马睿致力于开拓江南地区，根本顾不上北伐。祖逖向他进言：“现在胡骑蹂躏中原，百姓肝脑涂地，人人都有奋起击贼之志。您如果能发威命将，郡国豪杰必能风起响应。”并表示愿率兵北伐，以雪国耻。

司马睿虽一心想偏安江南，但又不愿落下阻止北伐的恶名，于是，便消极对待此事，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只拨给他一千人的粮食，三千匹布，不给铠甲兵器，不给士兵，让他自募士众，自制刀枪。

这年秋天，祖逖率领他原来的一部分宗族部曲大约一百多家毅然从京口北渡长江。船到中流，祖逖望着面前滚滚东流的江水，想到山河破碎和百姓涂炭的情景，想到困难的处境和壮志难伸的愤懑，豪气干云，热血涌动，于是敲着船楫朗声发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意思是假若不能平定中原，

收复失地，决不重回江东！祖逖辞色壮烈，部属为之动容。

祖逖渡过长江后，暂驻淮阴，起炉冶铁，铸造兵器，同时又招募到二千多士兵。

建兴四年（316年）十一月，晋愍帝被汉国俘虏，西晋灭亡。司马睿被迫移檄四方，约期北征，祖逖欣然应命。

当时，豫州地区有两股武装势力。一是羯族首领石勒，以襄、邺为中心，割据土地，时常驱兵南下；一是留居北方的汉人所建的坞堡，这些坞堡有的投靠石勒，有的忠于晋朝，有的则看风使舵，首鼠两端。祖逖北伐，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联络和征服各地坞堡。

公元317年，祖逖进驻芦洲（在今安徽亳县），被豫州坞堡首领张平、樊雅所阻。祖逖派参军殷义前往劝降。殷义轻视张平，说张平的屋子可以作马厩，说张平的大镬可以铸铁器，并说张平不能保住头颅。张平大怒，杀死殷义，勒兵固守。祖逖率军进攻，攻了一年多，仍不能下。于是诱劝张平部下谢浮倒戈。谢浮借与张平商讨军情之机，杀死张平，率众归降。

祖逖粮少，进据太丘（今永城县西北），樊雅派兵乘夜来袭，攻入营垒，拔戟大呼，声势逼人，直指祖逖帐幕。祖逖临危不乱，安排左右拒敌，樊雅退走，驻在谯城。祖逖率部追讨，张平余部帮助樊雅迎击祖逖。祖逖向蓬坞堡主陈川、南中郎将王含求救，陈川派李头、王含派桓宣来援。祖逖让桓宣去说服樊雅。桓宣见了樊雅，陈说利害，并说：“祖逖志在扫平刘聪、石勒，想依您为援。上次殷义轻薄，实非祖逖之意。”樊雅举城投降。

陈川的将领李头作战有功，祖逖厚待他，正好祖逖获得樊雅一匹好马，李头很想要又不敢说，祖逖知道他的心思后，便把马

给了他。李头感激祖逖的恩遇，常常叹息说：“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陈川听到后很恼火，杀死了李头，李头的亲信冯宠率领他所属的四百人投降了祖逖。陈川愈加恼火，派将领魏硕在豫州诸郡大行掠虏。祖逖命卫策在谷水伏击，尽获其所掠之车马子女，祖逖下令，将车马子女全部归还原主，军队一点也不截留。陈川大为惊恐，率众归降石勒。

三、智取桃豹 略定河南

祖逖率部讨伐陈川，兵临浚仪（今河南开封市）城下，石虎带兵五万来救，祖逖设计袭击，石虎大败，收兵掠虏豫州，留将领桃豹守蓬陂，据西台，祖逖派将领韩潜也进入蓬陂，镇守东台。两军同在一个大城当中，各据一隅。桃豹从南门出入放牧，祖逖军则由东门往来。相持了四十多天，双方均缺粮难支。这时，祖逖又生巧计。他用布袋盛土，假装成米，让一千多士兵运向东台；又派小股人马担着米，佯装疲惫在路上休息，等敌军来抢米，他们便弃米而逃。桃豹军士抢得粮米后，以为祖逖士兵都能吃饱，而自己长久饥饿，于是更加惧怕，士气低落。这时，石勒部将刘夜堂用一千头驴运粮食给桃豹，祖逖侦知消息，派军到汴水拦击，尽获其粮食和脚力。桃豹闻讯，惊慌失措，连夜弃城逃往东燕城。祖逖不战而占领了浚仪。

祖逖派韩潜进驻封丘逼近桃豹。冯铁占据两台，祖逖镇守雍丘，几次派兵堵截、攻打石勒的部队，石勒屯戍的地域日渐缩小。

祖逖还采取柔服、攻心之术。侦察兵常俘获濮阳人，祖逖总是优待他们，送他们回去，这些人感谢祖逖的恩德，联络了乡里五百家来归附；石勒派精兵一万抵拒，再次被祖逖打败，于是石

勒部下向祖逖投降的越来越多，祖逖予以厚待；当时，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人互相之间尔虞我作，攻杀不已，祖逖派人调解，使他们讲和交好，并向他们陈说利害祸福，这些地方势力也纷纷表示愿意接受祖逖的指挥。

黄河以南，原有一些坞堡归附石勒，在石勒处留有任子（人质），祖逖允许他们表面上仍归附石勒，任凭他们两边交往，并常派些小部队假装攻打他们，以表明他们并未归附晋朝，从而消解石勒的疑心，减轻坞堡的压力。各坞堡主感戴祖逖的恩德，石勒一有异情，马上秘密通知祖逖，因而祖逖在战场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屡战屡胜，威名远播。

祖逖礼贤下士，即使是关系疏远、地位低下之人，也施布恩信，予以礼遇；部下及归附之人，只要有一点功劳，马上予以赏赐，一天也不拖延；祖逖自身生活俭朴，积极奖励农业生产，省下钱来，尽量帮助部下，施与民众，从不积蓄私产；他的子弟，亲事耕耘，负担樵薪，从不搞特殊化；他还收葬枯骨，加以祭奠，百姓心悦诚服。

有一次，祖逖置酒、会集宾客百姓。父老乡亲流着眼泪说：“我们老了，想不到又见到了父母一样的亲人，就是死去也无遗憾了。”于是，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唱起歌来：“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

由于祖逖策略得当，民众归心，所以不出几年，基本上收复了黄河以南地区。刘琨在写给亲戚的信中，大力称扬祖逖的威德，晋元帝也下诏升任他为镇西将军。

四、忧愤交加 赍志而歿

石勒慑于祖逖的威势，不敢出兵到河南，他派人在成皋县修祖逖母亲的坟墓，并写信给祖逖，请求互通使节、互市贸易。祖逖格于形势，没有回信，但听任双方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官方和私人都富足起来，兵马也日益强壮。

正当祖逖准备渡河北进，完成统一大业之时，晋元帝听说祖逖在河南深得民心，屡建战功，怕将来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想派戴若思为都督兖豫雍冀并司六州军事、征西将军，以牵制祖逖。祖逖认为，戴若思是南方吴人，虽然有名望，但并无远见卓识，加上自己目前已剪除荆棘，收复河南，而戴不费气力，即来统御，心中颇为不乐。他还听说朝中王敦、刘隗等人矛盾激化，拥兵自重，担心朝廷发生内乱，北伐不能奏功，因而忧愤成疾。于是，把家眷安排在汝南大木山下。当时中原的士大夫都认为祖逖应该进据武牢，没想到他却把家属安置到了险要之处，纷纷劝阻他，他不听。

祖逖心中虽然忧愤，但仍进取不辍。他派人营造修缮武牢城，此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四望甚远。祖逖还考虑南边没有坚固的营垒，担心被敌军所袭，便派堂侄祖济（汝南太守）和汝阳太守张敞、新蔡内史周闳带领部队修筑营垒，营垒尚未修成，祖逖病危。

据说，此前，华谭、庾阐见过术士戴洋，戴洋说：“祖豫州九月当死”；另外，有妖星出现在豫州的分野，历阳人陈训又对人说：“今年西北大将当死。”祖逖扶病夜观星斗，茫然叹息说：“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杀我，此乃不祐国也！”不久，祖逖

死于雍丘（治所在今河南杞县）。享年五十六。

祖逖死讯传出，豫州士女若丧考妣，谯、梁百姓为他立祠。朝廷追赠他车骑将军官爵。

王敦早存叛乱之心，但畏惮祖逖，不敢发作。祖逖一死，他便渐渐恣情任意起来。

《晋书·祖逖传》赞语说：“祖生烈烈，夙怀奇节。扣揖中流，誓清凶孽，邻丑景附，遗萌载悦。天妖是徵，国耻奚雪？”

桓 温

桓温，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北）人。父亲桓彝，是宣城太守。桓温出生未满周岁的时候，他父亲的好友温峤（后来作了中书令）来家里作客，对他特别赏识，于是父亲便当即给他取名叫桓温。

咸和三年（328年）六月，父亲被苏峻（为历阳内史，公元327年起兵反晋）的将领韩晃所害，泾县县令江播曾经参与谋害他父亲一事，当时桓温年仅十五，他枕戈泣血，立志报仇。咸和六年（331年），江播死去，他的儿子江彪兄弟三人居丧时，随身携带兵器，倍加小心桓温，桓温终不死心，他化装改扮，诡称来吊丧，衣袖内暗藏兵刃，走到近前趁对方无备刺死三位弟兄，此事传扬出去，当时人们都称赞他有胆识，将来必定有所作为，桓温也因为父报仇成功而欢喜，从此更加勤奋习武，声名远扬。

一、胸有雄略 伐蜀大捷

桓温性情豪爽，有风采气概，姿貌雄伟，脸上长有七颗黑痣。桓温成年以后娶了南康长公主（即明帝长女）为妻，被拜任附马都尉，后又任琅邪太守，徐州刺史。当时桓温和征西将军庾翼最为友好，庾翼有一次向成帝推举桓温说：“桓温年少便有雄略，希望陛下不要把他当作常人对待。”永和元年（345年）八月，他被任命为安西将军，都督荆州、梁州等六州诸军事，领任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从此以后，桓温壮志要在蜀地建立功勋。

成汉（前蜀）主李势性情骄吝，贪财好色，常常杀人夺妻，荒淫无道；而且他经常诛杀大臣，使得人心离散；又加上当时连年闹饥荒，人心思变。桓温认为这是个好时机，便上奏皇帝请求带兵去讨伐李势。当时众位将领都认为北方有胡，而且蜀地险远，所以都表示反对。唯独江夏相袁乔赞成，他认为李势无道，臣民不附，而且他们依仗蜀地险远，平时必然不修战备，因此一定能够一战就能擒获李势，而胡也必然不敢轻举妄动。直到桓温率领万余人出师伐蜀，朝廷仍然因为蜀道险远，桓温众少而深入敌境而忧心忡忡。

次年十二月，桓温率领军队到达鱼复浦（今四川奉节县东南），鱼复平沙之上有诸葛亮所造的八阵图（古时的一种作战队形），垒石为八行，每行相距二丈远。众将领见了此阵图，议论纷纷，争吵半天也没有人能解释出来。桓温见了说：“这是常山蛇势（是古代一种阵法，在《孙子》一书中称之为山蛇：击其尾则首至，击其首则尾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众人听了他的解说无不叹服。永和三年（347年）二月，桓温整理军马，沿江急

进，越过犍为（今宜宾市西南）到达青衣（今青神县）。等到他到了彭模（今彭山县东）的时候，众人意见出现分歧：许多将领参谋都认为应该把军队分作两路，同时进发，这样可以分散李势兵力；而前锋袁乔则不以为然，他说：“如果分军为二，则众心不一，万一两队军马中有一队受挫，则大势去矣！不如合势齐力，先让第一战大获全胜。”桓温连声称赞袁乔的想法正确，决定就按照他的主张办，他下令留下参军孙盛、周楚带领瘦弱兵士守护辎重，而他自己带领步兵直抵成都。李势闻知消息，不敢怠慢，带领成都所有军队出来作战，两军在笮桥（今成都市西南）相遇，展开战斗。李势军队精神饱满，声势浩大，桓温前锋失利，参军龚护战列于阵中，射中他的箭穿身而过直到桓温马首处，桓温的马中了四五支箭。兵众见此情势，惊慌失措，纷纷后退，准备奔逃，桓温准备下令收兵，不料鼓吏误会了他的意思，竟然猛鸣进鼓，袁乔拔剑亲自监督军众向前冲杀，不许后退，于是军众都拼命抵拒，不一会儿竟打退敌军，李势大败。桓温大喜，立即下令乘胜进军，长驱直入成都，到城前后，纵火烧其城门，成汉军队到此时斗志丧尽！全都惶恐无策。这样相持到天黑，李势趁着混乱开东门逃走，跑到葭萌（今广元县南）后停下来，派人送投降书给桓温，随后他反绑双手用车子装载着棺材来到桓温军门前请死。桓温出来亲手给他松绑下令烧掉棺材，把李势及其宗室十余人送到健康。不久以后，汉故尚书仆射王誓、镇东将军邓定、将军隗文等同时举兵反叛，各带一万精兵。桓温立即作出行动，派袁乔去攻打隗文，他自己带兵战邓定，不久便平定反军。桓温留驻成都三十余日，举贤扬善，安定民小，蜀人渐渐地都拥戴桓温所为。

二、北伐后赵 粮乏失利

永和五年（349年）四月，后赵之主石虎死去，赵国大乱。桓温于是出屯安陆（属今湖北省），多次上书朝廷，要求乘机北伐。朝廷担心桓温北伐成功而无法控制，所以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六月，赵扬州刺史王浹举寿春（今安徽寿县）来降，形势对晋变得更加有利了，穆帝便让杭州刺史殷浩统领军队出师北伐，桓温心中明白这是朝廷依仗殷浩来抵制自己，十分忿恨，但他对殷浩并无畏惧之心，因为他知道殷浩只是一名士，而非将才。

殷浩奉命连年北伐，屡战屡败，粮草器械丧失无数，使得朝野一片怨愤。永和十年（354年）正月，桓温再也忍耐不住，接连上书朝廷，历数殷浩种种罪状，请求朝廷赶快废去他的职务。朝廷迫不得已，只好下令免去殷浩职务，把他贬为平民，自此以后大权全部归属桓温。此时的殷浩也特别怨恨桓温对自己的排斥，但他从不表现出来，久而久之，桓温觉得殷浩有德有才，决定让殷浩作尚书令，他写了一封信说明己意。殷浩见信大喜，打算立即回复，他写好回信，封好后又唯恐信中有谬误之处，便又拆开重新检查一遍，查读完毕封好，又觉似有不妥之处，于是再拆开来看，就这样他把这封信开封了十多次，最后终于觉得完美无误，便派人把信送去，结果在送信差使走后，他才发现把信落在桌上未装进信封，差使所送只是一封空信，他后悔莫及，几欲晕死，桓温接到空函大怒，痛骂殷浩不识抬举，于是从此和他绝交。

二月，桓温统兵数万从江陵出发去讨伐秦国（即前秦，公元351年建立），他下令兵分几路，一同进发：水军从汉水逆流而

上入均口（今湖北均县），直抵南乡（今河南淅川县东南）；步骑从淅川向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进军。另外派遣梁州刺史司马勋自梁州（治所在今南郑县东）出子午道（在今长安县南秦岭山谷中，南达汉中，古以北为子，南为午，故有此名），以便在秦军背面发动攻势。三月，桓温军队破上洛（今商县）、青泥（今蓝田县南）。四月二十二日，和秦军交战于蓝田，桓温指挥军众竭力拼杀，终于大破敌军，秦军溃退。桓温的弟弟桓冲乘胜追击，与符雄（秦主符洪之子）战于白鹿原（即霸上，在今西安市东），符雄军队战败。桓温军队来到长安郊外，男女老幼夹道欢迎，百姓都争先恐后地送了牛肉和美酒来慰劳桓温的军队。老人们都流着热泪说道：“没想到今日又见官军！”三辅郡县都纷纷来归降，桓温抚慰居民，使他们安定下来，恢复生产。

桓温虽然进展很迅速，但此时士卒疲惫，而且军粮供应不够充足。原来指望收割秦国田地中的小麦来充当军粮，但秦军早已割麦清野，桓温军队因为缺乏粮食所以不敢继续进击。而秦军探明情况以后，立刻作出决定，趁机反攻，八万秦军发动反扑，桓温军队作战失利，死伤一万余人。六月初一，桓温从长安被迫撤退，等桓温率军众退至潼关的时候，又被秦兵打败，损失惨重，于是从洛阳退还。

桓温曾经自以雄风比司马懿、刘琨（西晋将领、诗人）。然而有许多人都拿他和王敦（是一员叛将）相比，桓温对此十分不满。在桓温还师途中，遇见一位手巧心灵的妇女，她是刘琨的一位伎女。巧妇见到桓温，话还未讲，就潸然泪下。桓温见此情形大吃一惊，赶忙把她叫到跟前问她为何如此，这一妇人回答他道：“公和刘琨司空特别相似。”桓温听了大喜，急忙重新整理一

下衣冠，得意洋洋地让妇人再仔细观瞧，都哪些地方象刘琨，这一妇人观瞧了一会，不再吭声，桓温再三追问，她回答道：“你的面容和刘琨特别相似，只可惜过薄了点；你俩眼睛很相似，只是你的过小些；胡须很象，但太红了；体形也很象，但你的稍短些；声音很象，只可惜你的更尖细。”桓温听了失望至极，回去后便摘掉帽子解开衣带昏然大睡，一连好几天都闷闷不乐，无精打采。

三、二次北伐 功位益高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被任命为征讨大都督，督司州、冀州二州诸军事，去讨伐姚襄。史称桓温第二次北伐。

姚襄，是羌族首领，他最初臣属于后赵，后又受东晋封号。公元352年，他和前秦苻健作战，大败后逃奔东晋。次年，叛晋北还，投前燕。

七月，桓温从江陵出兵北伐，在进军途中，桓温和僚属登平乘楼（大船之楼）遥望中原，他不禁感慨万千，叹息道：“假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等人不得不任其责！”（王夷甫即王衍，是西平一位大臣。此人清谈虚无，信口雌黄，在“八王之乱”中，攀缘附势，专谋自保。）

八月，桓温率兵到达伊水（今河南洛阳市），姚襄把自己所带的精锐部队隐蔽在水北的树林之中，然后派人去见桓温，对他说：“承蒙您亲自带兵而来，姚襄今天决定奉身归命。希望您能让三军稍微让步，后退一点，我当拜伏道左。”桓温微微一笑，心中明白其中有诈，便说：“如果真的如此那就应当来近前讲明，无须还要派人来通话。”姚襄见用计不成，便只好拒水而战，桓温

结阵而进，亲自披挂铠甲，在阵前督战，姚襄军队大败，死亡数千兵众。姚襄此人不但异常勇猛而且平时爱惜民众，因此虽然此时他屡战屡败，民众仍然都扶老携幼紧紧跟着他，等到传说姚襄战死，许、洛士女为温所得的无不北望而哭。

隆和元年（362年）二月，燕（即前燕）攻洛阳，桓温派遣三千兵众去援助，并上书朝廷建议迁都洛阳。当时北方荒凉萧条，洛阳残破不堪，众人虽然都明知迁都不可，但没有谁而谏止。扬州刺史王廷说：“桓温只是想虚张声势使朝廷振威而已，并非真心想迁都。”后哀帝召见桓温为他计策，他果然并不想真的迁都。

兴宁元年（363年）五月，桓温被加封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桓温遇到大事必定要和参军郗超，主簿王珣二人商计。当时有人这样说：“髯参军，短主簿，（因郗超胡须长，王珣胡须短，故有此说）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次年五月，朝廷要征召他入朝参政，桓温推辞不去，又召他，他仍不答应。八月，桓温到了赭圻（今安徽繁昌县北），朝廷下诏阻止他。三年（365年）正月，桓温移镇姑孰（今当涂县）。

四、伐燕再败 灭口洗耻

太和四年（369年）三月，桓温决定自领徐州和兖州两州刺史，命令豫州刺史袁真从寿春（今寿县）出发，从涡河逆水而上攻谯（今亳县）、梁（今河南商丘市），开石门（今荥阳县），以通水伐燕。四月初一，桓温率兵五万，从姑孰发兵。郗超不同意此次行动，他谏道：“此去一来道路险远，二来河水很浅，恐怕漕运难以通行。”桓温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仍然决定出兵。六月

初二，他带军来到金乡（属今山东省），当时天气大旱，水道不通，桓温就让冠军将军毛虎生带人开凿巨野（属今山东省）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以通舟船。桓温这才带军队乘船从清水入河，舟船首尾相接长达几百里地。郗超这时候又出来劝阻他说：“清水入河，难以通运，如敌军不战，运道又断，因敌为资，复无所得，这是很危险的啊！”他接着又进谏道：“不如带领现在所有兵众直向邺城（是燕的都城，在今河北临漳县）。”桓温对郗超的建议仍然置之不理。六月，桓温和燕军在黄墟（今河南民权县）展开大战，燕军战败，燕高平太守徐翻投降（高平在今山东邹县西南）。桓温又继续进击，破燕军于林渚（今河南新郑县北）。燕主见此形势十分恐慌，赶紧派乐安王慕容臧统帅军队抗拒桓温的攻击，但慕容臧屡战屡败，难以支持，只好到秦去求救。

八月，秦军二万出洛阳来救助燕国。燕司徒左长史申胤颇具远识，他对桓温以及晋朝廷都有着深刻认识，他向众人分析道：“晋室目前日见衰弱，而桓温趁机专制其国，使得朝中所有臣子都深为不满，因此桓温得志都不是大家所乐意的。桓温此人骄纵恃众，怯于应变，如果他的粮运不能及时供应，他就不战自败。燕主及众臣都对此看法深感佩服，于是经过一番商议作出决定：燕主带兵从邺城南下，以尚书郎悉罗腾为前军，又派遣轻锐骑兵袭击桓温背后。桓温令燕降将段思带兵为前军，被燕军战败，段思被斩杀；桓温又让故赵将领李达进，也战败被杀。因此，桓温军队志气丧尽，难以再继续作战，这次战役史称晋军枋头（今汲县东北）之败。

桓温几次作战都失利，粮食储备即将用尽，又听说秦兵将要到来，便焚烧船只，丢弃辎重，扔掉铠甲器械，出仓垣（今河南

开封市东北)，经过陈留，从陆路奔还。燕的众将领都要乘胜追击。而燕主则认为：桓温开始时一定严设警备，把精锐留在后头抵拒追兵，因此不应急于交战，要等到桓温军队力尽气衰之时再攻击他们，必然能取胜。于是燕军只是带领八千骑兵紧随其后。就这样桓温带兵日夜兼程向南逃跑，一连走了七八天，燕主觉得时机已到，便下令攻击晋军，于是骑兵加速追击，到了襄邑（今睢县西），和埋伏在襄邑东涧中的燕军两面夹击，桓温军队此时已跑得疲惫不堪，突然受到敌军袭击，都惊惶失措，大乱奔散，燕军趁势左右冲杀，伤亡晋军达三万。桓温拼力逃跑，到了谯地，又和燕军遭遇，两军再次激战，晋军更为不利，损失惨重，又死亡了一万余人，燕军大获全胜。

桓温此次北伐，损失重大，十分气恼，他觉得这次失败太可耻，于是把失败归罪于袁真，斥责他石门不开，粮运不继，将他免为庶人。袁真十分气忿，对他的诬陷特别不满，他上书朝廷，列举桓温的种种罪状。朝廷明知是桓温的过错，但畏于他的威势，不敢处理，于是只好置之不理。袁真更加恼怒，一气之下，以寿春投降燕国。

十二月，桓温征发徐州，兖州居民修筑广陵城（今扬州市），征役本来已经特别频繁，又加上当时瘟疫流行，所以死亡人数达十之四五，百姓怨声载道。秘书监孙盛对桓温特别不满，他写了《晋春秋》呈交朝廷，把情况如实向皇帝陈述。桓温大怒，他气势汹汹地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一战确实损失重大，但哪有你父亲所说的那么严重！如果这部历史书真的流传于世，我非灭了你们的门户不可！”孙盛生性刚正严谨，当时虽然他的子孙都已头发斑白，而他对待他们的严厉程度丝毫未减。他儿子回家告诉

家里人桓温的威吓之语后，全家人都惊恐万分，他的几个儿子吓得号啕大哭，跪在孙盛跟前，请求父亲从保住子女性命的想法出发改掉那段历史。孙盛大怒，坚决不改。诸子跪在他脚下哀求了一整天，也未能打动父亲改变主意，于是只好退下去悄悄商议决定，由他们动手偷偷地改掉它，不料孙盛早已写好别本，已流传于外。史书上说：“桓温虽然以自己权威要挟逼迫孙家修改史书，但事实终究是掩盖不了的！”

兴宁五年（370年）三月，袁真病死，袁真之子袁瑾作了扬州刺史，桓温为报私仇，带兵两万找个借口去讨伐袁瑾，生擒了他，把他连同他的宗族几十人一起斩首，同时把他所侍养的数百人全部挖坑活埋。

五、依势专权 野心未遂

桓温依恃自己日益升高的威望和才略，日益骄纵起来，心中怀有不臣之志。他常常抚枕而叹：“男子汉大丈夫如果不能够流芳百世，那也应当遗臭万年！”有一次，他派人请来了当地一位著名的术士（古时巫祝占卜的人）杜灵，让他给自己测算一下自己的禄位能达到哪一级别。杜灵仔细想了想，在他的再三追问下告诉他说：“你的禄位最高能到人臣这一级别。”桓温听了十分不悦，因为他的志愿不止于此，他希望做到帝王之位。于是从那时起他就更加热心于树立大功，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但枋头之败，使他的威名大受挫减。在他攻克了寿春后，对郗超说：“这次大捷能够洗清枋头失败的耻辱了吗？”郗超回答说：“明公如果不象伊尹和霍光那样做，就难以树立大的权威，镇压四海。”（伊尹，是商汤的辅佐大臣，放逐太甲；霍光，是西汉大司马大将军，废

昌邑王刘贺帝位。)桓温听了,深以为然,决心废除皇帝司马奕。可是皇帝平时一向举止谨慎,未犯过什么错误,桓温便在民间散布谣言:“皇帝早就患阳痿病,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侍内寝。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将要建储立王,倾移皇基。”当时人们谁也不能断定这是否是事实。

次年十一月,桓温到了建康,把文武百官都召集来,在朝堂商议废立之事。然而废立之事在晋代从未发生过,又没有知其典故的人,大家都非常震惊恐惧。桓温也变了脸色,不知如何是好。尚书左仆射王彪之对桓温说:“应当先以近亲代位。”于是下令取《汉书·霍光传》,把霍光历史典故公布于众。然后宣太后令,废当时皇帝为东海王,立会稽王司马昱为皇帝,这就是简文帝。等到引见时,简文帝流泪满面,桓温十分恐惧,竟然吓得一声而未吭就退出去了。

从此以后,桓温大权独揽,生杀任情。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即简文帝的哥哥)平时酷爱研习武事,被桓温所忌妒,多次上表请求朝廷杀掉司马晞,言词酷切。简文帝便赐给桓温一手诏,说:“若晋祚灵长,今便宜奉行前诏(免官之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桓温看罢诏书,大惊失色,汗流浹背,但他仍然野心不死,大肆地排除和自己不和的力量,诬陷著作郎殷涓、散骑常侍庾柔等五人谋反,杀了他们,从此以后,更是威振内外。有一次,侍中谢安国在途中和桓温相遇,远远地就停下来下拜,桓温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这样呢?”谢安国答说:“没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的道理。”当时简文帝虽然处于天子之位,也只能得过且过,经常担心自己被废,有一次他抒发郁闷,吟咏元帝时的给事中庾阐的诗说:“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吟罢潜

然泪下，众人无不落泪叹惜。

咸安二年（372年）七月，简文帝病重，急忙召桓温入朝辅政，一日一夜之间发了四封诏令，桓温最后推辞不从。等到简文帝临死之时，遗一封诏书，上面写道：“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导丞相故事。”桓温本来认为简文帝会禅位于己，听到消息后，十分愤怒，他写信给弟弟桓冲，说：“遗诏使我依武侯，王公故事耳！”他暗中怀疑是侍中王坦之和谢安安排如此，因此，心中对二人恨之入骨。

宁康元年（373年）二月，桓温到京都来朝见，城里顿时人情喧扰，谣传桓温此次回京是来诛杀王坦之和谢安，以灭晋朝。王坦之尤其惊恐，而谢安则神态自若。桓温到来后，大陈兵卫，朝见诸位朝士。朝臣一个个吓得直打颤，谁也不敢正眼看桓温。王坦之吓得汗水把衣服都沾贴在身上，倒执手版，狼狈不堪，只有谢安从容就坐，跟桓温说：“我闻知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呢！”桓温笑了笑说：“不能不如此啊！”令左右撤下去。郗超是桓温的谋主，谢安和王坦之见桓温时，郗超卧在帐中窃听他们的谈话。恰巧这时来一阵风把帐幕吹开，谢安笑道：“郗生可真是入幕之宾啦！”

三月，桓温患病回到姑孰。七月，死去，时年六十二。

桓温生活简朴，富有军政之才，但性情骄燥，野心过大，企图通过北伐，树立个人威信，取晋而代之。朝野上下皆知之，所以对桓温北伐并不全力支持。此乃桓温北伐三次而皆未能如愿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有许多其它因素使他失败；如攻秦时不渡灞水，攻燕时徘徊枋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是粮运不继，军心涣散；其三是不听劝谏，盲目冒进。这些都使得他的报负难以

实现。

谢玄

谢玄，字幼度，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是宰相谢安之侄。

一、自建劲旅 屡败强敌

谢玄从小就聪颖过人，特别受到谢安的宠爱，无论到哪里都要带上他。谢玄小时候喜欢佩带紫罗香囊，谢安对此很是担心，于是便在一次和他作游戏的时候设法把香囊取到手中，把它烧掉，并劝说他以后别带这种东西，谢玄很听谢安的话，于是从此也不去佩带这一类物什。

谢玄长大后，显示出超凡的治国才能，朝廷几次召用他，他都推辞不受。后来他在大将军桓温手下做事，不久任征西将军桓豁的司马、领南郡相，监北征诸军事。

那时候前秦皇帝苻坚特别强盛，称霸一方，不止一次侵扰晋的边境。于是朝廷商议要挑选一位能够防御北方的良将，争论了半天也找不出胜任之人，这时谢安启奏皇帝推荐谢玄。中书郎郗超虽然一向和谢玄不和，然而听到这一举荐却十分高兴，他称赞道：“谢安举荐自己亲属，此是明智之举；而谢玄也一定不会辜负朝廷，因为他的确有将帅之才。”人们都不赞同郗超的意见，

郗超又说：“我曾经和谢玄一起在桓温府中谈过话，我见他的才略，即使他的履屐之间也能做成大事，的确超过众人。”于是朝廷即刻征召谢玄回来，任他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谢玄领命上任后，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然后他鉴于当时晋军缺乏战斗力的事实，招募勇士，组成“北府兵”。他所招募的人多是从北方逃来的农民，他们这些人背井离乡、历尽磨难，有北上抗敌、重返故乡的强烈愿望。经过一段时期的严格训练，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

太元三年（378年）二月，苻坚派军攻打襄阳（属今湖北省），谢玄发兵前往救援，但兵到之时，襄阳已被攻破，苻坚又派大将彭超带兵七万去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谢玄带军万余人急速赶去迎救，在行军途中，谢玄一面派田泓依计到彭城，报告救兵就要来到，做好内外夹击的准备，以振士气；一面扬言要派兵去劫彭超留在留城（今江苏沛县东南）的辎重。苻坚闻听十分恐慌，赶紧令彭超撤退包围彭城的军队，火速赶回留城去保护辎重。坚守彭城的龙骧将军戴逵和彭城太守戴祿合力突围，顺利撤出，戴逵带众跟从谢玄撤回广陵。次年，秦将彭超、句难又带兵南侵，相继攻陷盱眙（今属江苏）和淮阴（今江苏清江）两地，高密内史毛澡之战死，右卫将军毛安之惊慌失措，各自逃散，朝廷为之震动。秦军又集六万之众围攻三阿（今江苏宝应），谢玄奉命从广陵出发北上拒敌，在白马塘（湖名，在今江苏宝应西北）与秦军展开激战，斩杀秦军大将都颜，大破敌军，于是解了三阿之围。谢玄乘胜进军，两败秦军。此次作战之后，朝廷论功封他为冠军将军，加领徐州刺史，封东兴县侯。

二、淝水之战 留名史册

前秦符坚虽然遭到挫折，但灭亡东晋统一天下之志丝毫未动。太元七年（382年）十月，符坚召集群臣再次商议代晋之事，他说：“自从我继承王业以来，三十多年已经过去，现今四方平定，只剩下这东南一角，还未能征服。我一想起天下不能统一的现状，就连饭也难以下咽。我决定要尽力再作一次讨伐。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终于在第二年的八月，从长安起兵，共带八十七万军众开始了中国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南伐战争，在这支大军中，有戎卒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都是符坚强行征集来的各族民众，南伐队伍行在途中，旗相望，鼓相闻，绵延千里，东晋朝廷听到消息，惊恐万分，全都束手无策。符融带兵三十万先到颍口（颍河入淮河处）；九月，符坚进至项城（今河南沈丘）；另外有凉州之兵进至威阳（今属陕西），幽、冀之兵进抵彭城（今江苏徐州），而蜀、汉之兵则顺长江、汉江东下。诸路军马水陆并进，声势浩盛空前。

晋议定对策，九月，派谢安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镇守建康，以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以谢玄为前锋都督，带兵八万抗拒来军，令胡彬带水军五千援救寿阳（今安徽寿县）。

十月，慕容垂攻克郟城（今湖北安陆），符融攻下寿阳，进逼硖石（今安徽凤台甫），以梁成部五万人屯洛涧（即洛河），立栅于淮水之中，以截断晋军前来救助硖石的道路。谢玄、谢石在离洛涧二十五里处设营，不敢前进，退守硖石的晋将胡彬部粮食用尽，向谢石告急，信使被符融俘获，明白情况后，符融便使人

报知符坚。符坚于是留大军于顺城，亲带八千轻锐骑兵奔赴寿阳。谢石闻知符坚在寿阳，十分恐惧，不敢作战，符坚便派尚书朱序（原为晋梁州刺史，公元379年，被前秦俘虏）来劝降。而此时的朱序仍然心里向着晋，于是到了晋军后，他对谢石说：“如果秦百万大军都到来，那的确是难以与之为敌。现在应该趁诸军未集，急速攻击，则可大获全胜。”

十一月，谢玄派广陵相刘牢之带精兵五千，进军洛涧（今洛河，在怀远县西南，秦水此设水栅，以阻晋军）；未到十里，秦军在洛涧中设置的阻碍便挡住去路。刘牢之见此情势，果断作出决定，挥军强行渡河，于是大破秦军，秦军崩溃，争先恐后地奔逃，纷纷跌入水中，死亡一万五千余人，晋军水陆并进，声势很凶，符坚登上寿阳城瞭望，见晋军阵势严整，再向八公山上张望，便觉得那上面的树木全是晋兵，他大惊失色，回头看了看左右众人说：“这也是一支劲敌啊，怎么还说它软弱呢！”茫然若失，心里渐渐升起惧畏之意，发了好一会儿呆。当天晚上，符坚召集众将领商议对策，最后议定要用计策击败晋军，于是下令把小将旗列屯淝水以北，以示这里并没有大的将领驻守，以此来诱惑晋军。谢玄见了便派遣使者去见符坚的弟弟符融（当时为秦阳平公，有文武谋略），对他说：“君悬军深入，而摆阵临水，这显然是想长久相持，而不是速战速决的架势。如果你们的军队能将阵势稍稍退却一点儿，使得我晋军能够渡过河去，然后咱们双方一决胜负，那多好啊！”秦诸将对此建议都表示反对。而符坚却不以为然，他说：“答应他的请求好了，我们只要命令军队稍作后退，让晋军过河，在他们渡过一半时候，我们发动骑兵突然冲杀他们的军队，这样一来哪有不胜之理呢！”符融也赞同这种主张，

于是下令让军队后退。军中兵士奉命后撤，渐渐乱了阵角，后边的兵众也弄不清为什么前面军众纷纷后退，这时朱序在后头趁机大喊：“我们的军队失败啦，不好了，兵被击退啦！”秦兵闻听此言，顿时大乱，争先恐后四处逃命，此时符坚、符融极力阻止却无济于事，谢玄大喜，乘机带兵迅速过河攻击秦兵。符融万分焦急，他骑马在阵中来回奔驰，想要制止士兵的后退，哪里还能阻挡得住？后退的秦军和冲过来的晋军混合在一起，难以分清，符融跑了一阵被乱骑冲倒，晋军见了赶紧冲上来包围住他，把他当即斩杀；此时符坚也身重流箭，秦兵崩溃，谢玄乘胜追击，直到青冈（今寿县西北）。秦兵自相践踏而死的蔽野塞川；逃出战场的士兵，听到风声鹤唳，都认为是晋追兵到来了，吓得丧魂落魄，昼夜不敢休息，加上饥寒交迫，死了十之七八。符坚见大势已去，只好单骑杀出重围，逃到淮北，回望战场惨状，伤心欲裂，潸然泪下。谢玄攻取了寿春，所获仪服，器械、军资、珍宝堆积如山，牛马驴骡骆驼达十万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淝水之战”。

太元九年（384年）八月，谢安认为符坚刚刚被挫败，应当乘机开拓中原，于是以谢玄为前锋都督，带冠军将军桓石虔讨伐秦，谢玄占领袁城后，紧接着派军去攻占鄆城（今山东境内）。自此以后，河南城堡都纷纷来归附，他又攻打秦青州刺史符朗（符坚之侄），符朗战败投降，兖、青、司、豫平定以后，谢玄加领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诸军事，他被封为康乐县令。谢玄驻在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阳。

太元十三年（388年）正月，谢玄死去，时年四十六。

谢玄文武兼备，立志挽救危亡，以图恢复。他创建的“北府

兵”，能征善战，特别能吃苦耐劳，成为东晋最为精锐的武装力量。在淝水之战中，“北府兵”军阵严整，使秦主望而生畏，可见其强。谢玄是东晋不可多见的一员名将。

刘牢之

刘牢之，字道坚，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曾祖刘义，善于骑射，受到武帝重用，曾历任北地、雁门太守。父亲刘建，有武力，为征虏将军，当时以健壮骁勇著称于世。

刘牢之面呈紫红色，两目炯炯有神，他性情沉着稳重，很有计谋。

一、大战有功 声威渐重

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当时苻坚势力正强，谢玄招募劲勇之士，刘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因为骁勇出众而应选。谢玄以刘牢之为参军，领精锐兵众作前锋，百战百胜，号称“北府兵”（北府即今江苏镇江），敌人特别畏惧这支劲旅。等到苻坚将领句难南侵，谢玄带何谦等抵拒来兵，刘牢之在盱眙获句难辎重，得到运船无数。战后，刘牢之被任命为鹰扬将军，广陵相。

当时车骑将军桓冲攻打襄阳，宣城内史胡彬带兵向寿阳，以为桓冲声援。刘牢之带士卒二千，作为胡彬后继力量。淮肥之战，苻坚派苻融及骁勇大将张蚝攻陷寿阳，谢玄派胡彬和刘牢之去迎敌，军队到达硖石，不敢再向前进，苻坚派将领梁成又带二万余

人屯在洛涧，谢玄派刘牢之带精兵五千去抵拒敌军。在距离敌军十里的地方，梁成阻涧列阵。刘牢之带参军刘袭、诸葛求等径直向前冲击，强渡洛涧，临阵斩杀了梁成和他的弟弟梁云，又分出一支兵力去截断敌军归还的津口。敌军步兵崩溃，争相奔渡淮水，杀伤一万余人，收获了敌军所有器械。不久，苻坚也大败，回归长安，其余的力量都龟集在一些小地方。刘牢之又进军去平定谯城（今河南夏邑县北），派安丰太守戴宝守卫，不久，刘牢之任龙骧将军、彭城内史，论功被册封为武冈县男，食邑五百户。刘牢之又进屯鄆城（今属山东），征讨那些未降服的势力，河南城堡承风归顺的特别的多。

后来苻坚之子苻丕据守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被燕王慕容垂所逼，向晋请降。刘牢之受命带兵二万去救城，先引兵向北，占据了枋头（今河南浚县西），然后攻打黎阳（今河南浚县东），解破邺城之围。然后，刘牢之与沛郡太守田次之追击出新城北走的慕容垂，在追出约二百里地的时候，到了五桥泽中，由于争相抢夺辎重，军队稍微纷乱，被慕容垂趁机回击，刘牢之失败，士卒损失惨重。刘牢之见情况危急，使劲抽打战马，战马一跃而过五丈涧，他这才得以脱身。恰好这时苻丕救兵来到，因入监漳，收集散卒，军队这才稍为振作些。刘牢之因为军败而征还。不久以后，刘牢之被任为龙骧将军，驻守淮阴。后进戍彭城，复领太守。讨灭贼军刘黎。苻坚大将张遇派兵击破金乡，又围困太山太守羊迈，刘牢之派参军向钦之击败围兵。恰遇慕容垂叛将翟钊救助张遇，刘牢之引兵回还，翟钊回来后，刘牢之进军平定太山，追击翟钊于鄆城，翟钊逃向河北，因而抓获张遇以归之彭城。这时，叛贼司马徽聚党于马头山，刘牢之派参军竺朗之讨灭他。这

时慕荣氏掠廩丘，高平太守徐含远告急，刘牢之不能救援，朝廷因他见死不救而免了他的职。

后来王恭将要征讨王国宝，引刘牢之为府司马，领南彭城内史，加辅国将军。王恭使刘牢之讨破王歆，让刘牢之领晋陵太守之任。王恭本来就以才地陵物，等到檄书发到京师，朝廷诛杀了国宝、王绪，自认为威德已著，虽杖刘牢之为爪牙，但以行阵武将对他相待，对他的礼遇很薄。刘牢之自负自己有出众作战才能，因此深怀耻恨。等到后来王恭举兵，司马元显派庐江太守高素劝说刘牢之让他背叛王恭，事成以后，当即其位号，刘牢之答应了他。王恭参军何澹之把这件事告知王恭。刘牢之和何澹之平时不和，所以王恭对此有怀疑没有接纳他的意见。于是摆下酒席请大家来喝酒，刘牢之也被请来，当众拜刘牢之为哥哥，把所有的精锐兵力和锋利武器都准备给他，让他作前锋。在走到竹里的时候，刘牢之背叛王恭归附朝廷，于是在王恭死后，刘牢之代替王恭作了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及晋陵军事。刘牢之本是一名小将，因此他一朝取代了王恭职位，众情不悦，于是他封用心腹徐谦之等以自强。这时杨佺期，桓玄带兵进逼京师，上表请求诛杀刘牢之。刘牢之带兵驰赴京师，在新亭驻兵，桓玄等受诏退兵，刘牢之还镇京口。

二、屡受利用 起事不成

孙恩攻陷会稽后，刘牢之派遣将领桓宝带兵去援救三吴，又派其子孙敬宣作后继。到了曲阿，吴郡内史桓谦已放弃郡城而逃，刘牢之便带兵东讨，拜表即行。到吴之后，和卫将军谢琰攻击敌军，屡战屡胜，杀伤许多士卒，直接来到浙江边上。刘牢之

进任前将军，都督吴郡诸军事。这时谢琰屯驻乌程，派司马高志去援助刘牢之，刘牢之带众军渡浙江，孙恩畏惧，赶忙逃跑于海中。刘牢之还军之后，孙恩又进入会稽，杀害了谢琰。刘牢之进号镇北将军，都督会稽五郡，带兵东征，屯兵上虞，分军戍守诸县。孙恩又攻破吴国，杀了内史袁山松。刘牢之派参军刘裕去征讨孙恩，孙恩闻听又有兵来，急忙又逃入海中。不久，孙恩到京口，当时拥有战士十万，楼船一千。刘牢之在山阴，派刘裕从海盐出兵，自己带大队人马还师。当时刘裕兵众还不足一千人，和孙恩大战，竟打败敌军。孙恩闻知刘牢之已还京口，便逃往郁州，结果又被刘敬宣、刘裕兵战败。不久以后，孙恩死去，刘牢之自此威名大振。

元兴初，朝廷商议要征讨桓玄，让刘牢之作前锋都督、征西将军，领江州事。司马元显派使者去询问刘牢之战事。刘牢之认为桓玄少有雄名，依仗全楚之众，恐怕难以制服他。又考虑到如果平定桓玄，那将功盖天下，必定不能为元显所容，所以刘牢之十分为难，犹豫不决，不得已带北府文武屯兵洌洲。桓玄这时派何穆来见刘牢之，劝他说：“自古以来，乱世之中君臣相信的只有燕昭乐毅，玄德孔明，然而都是勋业未成而君主早逝，假设他们能够功成业就，也难以逃脱杀身之祸。俗话说得好‘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殒，猎犬烹’，因此文种最终被杀于句践，韩白也最终死于秦汉朝主。那些人都是英雄霸王之主，尚且不敢信任自己的功臣，何况这些凶愚凡庸之流啊！自开关以来，戴震主之威，披不赏之功，以被昏暗世道所容的有谁呢？至于管仲辅佐齐国，雍齿效劳汉王，则往往有之，何况你我并无深仇大怨啊！现在君战败则全族覆灭，战胜也是如此下场，那么到了那时以归于何处

呢？不如您改变主张，保全富贵，那么您就能够身与金石一样坚固，名与天壤一般无穷，这不比头足分处，身名俱败，为天下人所耻笑好得多么？希望您三思！”刘牢之闻听此言，更加迟疑起来，他认为自己掌握着强兵，才能算略足以经纶江表，那时谯王尚之已败，人情转沮，于是最终觉得何穆所言有理，便派使者去和桓玄交通。他的外甥何天忌和刘裕苦苦劝谏，刘牢之最终没有听从他们的阻挡。不久以后刘牢之下令让刘敬宣投降桓玄，桓玄大喜，摆下酒宴，热情款待刘敬宣，其实此时他正阴谋除掉他，他拿出法书画图和刘敬宣一起观看，以此来安定刘敬宣的心志。刘敬宣丝毫未有觉察，桓玄的佐吏没有不相视而笑的。

后来元显战败，桓玄任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刘牢之才感叹到：“开始，便夺我兵，大祸将至啦！”当时桓玄屯相府，刘敬宣劝刘牢之袭击桓玄，他犹豫不决，经过一段时间考虑，刘牢之移屯班渚，他想要北奔去辅助高雅之，据守江北以抵拒桓玄，于是招集手下众人来作商议，听了刘牢之的想法，人们都默不作声，过了好一会儿，参军刘袭站出来说：“最后可以作的事是反叛，而将军往年反叛王兖州，近日反叛司马郎君，现在又要反叛桓公。一个人竟如此反叛三次，哪里还能立足于世呢！”说完，快步走出，佐使也跟随他纷纷走散。而刘敬宣先还京口搬迁他的家属，于是失期未到，刘牢之以为他已被刘袭杀死，便自缢而死。不一会儿，刘敬宣来到，都未来得及哭喊一声，就急忙投奔高雅之，他的将吏一起安葬刘牢之，丧归丹徒。桓玄下令斫棺斩尸，把尸体抛暴于大街上。等到后来刘裕建义，追理刘牢之，才复其本官。

刘牢之是东晋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将，是谢玄所建“北府兵”

中的一员难得将领，在战场上，为东晋立下汗马功劳。东晋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屡起纷争，他因握有重兵，所以屡为各大势力所拉拢，干预朝政。司马元显讨桓玄，调用了他的军队，继而桓玄又收买拉拢他，使之倒戈，元显失败后，桓玄夺去他的兵权。此时他想起事，为时已晚，最终自缢身死。可见，刘牢之虽有挥指作战的才略，却没有见识和主张，因此落得个如此下场，确实是后人应该借鉴的。

陶侃

陶侃，字士行，本是东晋鄱阳郡（今江西波阳县东北）人，后来全家迁往庐江浔阳（今江西九江）。父亲陶丹，是吴的扬武将军。

一、以谦待人 渐入仕途

陶侃少年时候就成了孤儿，家境清贫，他最初是一个县吏。有一次，鄱阳孝廉范逵去陶侃家里作客，当时他家里一贫如洗，没有什么拿出来招待贵宾，于是他的母亲就剪断头发到街上换回一些洒菜，让客人喝得特别高兴，即使是跟随范逵而来的奴仆也觉得大过所望。等到范逵离开的时候，陶侃追送他直到百余里地之外。范逵特别感动，他临别时问陶侃：“您想到郡里作官吗？”陶侃赶忙回答：“当然非常想去，只是没有门路

啊！”范逵告诉他他会尽力帮助他的。范逵回去后，便去拜访庐江太守张夔，在他跟前大力称赞陶侃的美德，劝张夔重用陶侃，于是不久之后，张夔便召见陶侃，任他为督邮，领枞阳令，他到任后工作认真，小有名气，不久被任为主簿。这时恰逢州部从事来到郡里，他想借视察之名勒索贿赂，陶侃便让手下诸吏安心办公，自己出面对从事说：“如果我的郡里有违反规定的地方，请您当面指出，我自当承担责任。如果您对我不以礼相待，我是有办法对付你的。”从事听了便退了出去。

有一次，张夔的妻子患了重病，陶侃便到数百里地之外去请名医，当时正值冬天，天降大雪，众人无不惊叹，他却说：“我向来对待君子象对待父亲一般有礼节，现在君子之妻患病，就如同自己母亲患病一样，哪有不尽心之理呢？”

还有一次，长沙太守万嗣路过庐江，见到了陶侃，陶侃对他特别虚心谦恭，使得太守大为惊讶，临别时对他说“君最终将成就大事。”令其子和他结交朋友，而后才离去。

张夔察陶侃为孝廉，到了洛阳，多次去拜访张华。最初张华因为他是远来之人，不怎么理睬他，而陶侃每次去都特别谦恭，和言悦色，没有丝毫不满神情。于是张华渐渐和他多说些话，结果大吃一惊，认为他不同常人，很快陶侃就作了郎中。伏波将军孙秀后来把陶侃召为舍人，这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在当时声望较高，陶侃便去求见他，杨晫说：“《易经》上说‘贞固足以干事’，陶行士便是这样的人。”于是让陶侃和自己乘坐同一辆车去见中书郎顾荣，顾荣见了陶侃，认为他不同凡人。吏部郎温雅对杨晫说：“你怎么和这种贫贱之人坐一辆车子呢？”杨晫说：“此人非凡人。”尚书乐广想要召集荆、扬一带的士人，武库令黄庆

向乐广进荐陶侃，有人认为这不妥，黄庆则说：“此人最终应当远到，又有什么怀疑呢？”黄庆后来作了吏部令吏，举荐陶侃补武冈令。但因他和太守吕岳有隔阂，所以辞职回去，作了郡小中正。

恰好这时刘弘为荆州刺史，他任陶侃作了南蛮长史，派他先出发去襄阳讨伐贼军张昌，陶侃一战大捷，大破敌军。刘弘到来后，对陶侃说：“我以前曾是羊公的参军，现在看来，你必将继承我的业绩啦！”后以军功封他为东乡侯，食邑一千户。

二、屡立战功 为吏清正

后来陈敏作乱，刘弘任陶侃作江夏太守，另封应扬将军。陶侃备设仪仗，把母亲迎入官舍，乡里人都认为他很光荣。陈敏派他的弟弟陈恢来侵犯武昌，陶侃派兵去抗拒他。随郡内史扈环到刘弘处挑拨他和陶侃的关系，他对刘弘说：“陶侃和陈敏本是同乡故人，居大郡，统强兵，如果他变了心，则荆州的东门可就没有了。”刘弘说：“陶侃的忠诚我早就了解，哪会发生这种事情呢？”陶侃暗中闻知此事后，立即派他的儿子陶洪和他哥哥的儿子陶臻去见刘弘，陈说情况，以解开刘弘的疑点。刘弘便任他们为参军，给了他们许多赏赐把他们打发回去。然后又加陶侃为都护，让他和诸军并力抗拒陈恢。陶侃使用运船当作战舰，人们都说这样作不妥，陶侃说：“用官物击官贼，但须列上有本末耳！”于是去攻打陈恢，所向必破。陶侃军纪严明，凡是虏获的东西，全都分结士卒，自己不私自占有分毫。后来不久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有两位素不相识的客人来吊丧，不哭而退，化为双鹤，冲天而去，当时人们对此都感到惊奇。

陶侃服丧期满，江州刺史华轶表侃为扬武将军，让他屯兵于夏口，又让陶臻作参军。陶臻推说自己有病，对陶侃说：“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而才能不足，且与琅邪不平，恐怕事难办成。”陶侃大怒，派陶臻回到华轶处。陶侃和华轶告绝。

不久，陶侃调任龙骧将军、武昌太守。当时天下饥荒，山中贼众常常在江上打劫。陶侃令手下众将领装扮成商船行在江上来引诱劫贼，果然山贼来到，被抓获十人，回来后经过审问，才知道这些人原来是西阳王司马漾的左右部下，陶侃十分不满，即刻派人去到司马漾处，逼他把以前的劫贼都交出来，陶侃在钓台整阵作后继。司马漾只得捆送帐下二十人，陶侃把他们全部斩杀。从此以后，水陆肃清，流亡的人都纷纷归投他，陶侃把自己当时所有资财全部分发给他们。又在郡东设立夷市，大收其利。而皇帝下令让陶侃去攻打杜弢，令振威将军周访、广武将军赵诱受陶侃节度。陶侃令二将作前锋，去攻打敌军，二将所带军众英勇作战，大破敌军。这时候周颙为荆州刺史，先镇淝水城，贼众劫掠其良口。陶侃派部下将领朱伺救援他，贼众退保冷口。陶侃对诸将说：“这伙贼人必定更步去向武昌，我们应当还城，昼夜三天可以走回去。卿等谁能忍饥作战呢？”部将吴寄曰：“要想挨饿十天，白天应当攻打敌人，夜里则去捕鱼，足以相济。”陶侃说：“卿真是一位健将啊！”贼众果然增兵来攻，陶侃让朱伺等人迎敌而击，大破贼众，俘获了许多辎重，杀伤士卒也许多。他派参军王贡去到王敦处报捷，王敦说：“如果没有陶侯，荆州就失掉啦！伯仁刚入境，便为贼所破，不知哪里能找到一位得力刺史？”王贡回答说：“鄙州方有事难，非陶龙骧莫可。”王敦认为他说得有理，即表陶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

史，领西阳、江夏、武昌，镇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陶侃派朱伺讨江夏贼，大获全胜，贼王冲自称荆州刺史，占据江陵。王贡回来后，假作陶侃命令，以杜曾为前锋大督护，进军斩杀了王冲，把他的手下一众人全部俘虏。陶侃召见杜曾不到，王贡害怕自己假造命令被陶侃降罪，于是和杜曾举兵反叛，在沌阳大败陶侃的督护郑攀，又在沔口大败朱伺。陶侃想退入沔中，部将张奕想反叛陶侃，于是对陶侃说：“贼来就动，兵士必定心中不安啊！”陶侃于是犹豫不决没有前进，不久之后，敌军到来，果然陶侃军队战败。贼军钩陶侃所乘的战船，陶侃惊慌失策，只好逃进小船，朱伺拼力战敌，这才使他得以幸免。张奕也趁机投降敌军。这件事后，陶侃被降罪，免了他的官职，王敦上表让陶侃白衣领职。

陶侃再整军队带周访等进军入湘，派都尉杨举作前驱，打败了杜弢，屯兵于城西。因此战有功，陶侃被恢复官职。

杜弢的将领王贡带三千精兵劫断官运，直向武昌。陶侃派伏波将军陶延夜中赶往巴陵，掩其不备，大败敌军，斩杀千余人，俘虏万余人。王贡逃还湘城，重整军队再来挑战，陶侃远远地对他说：“杜弢身为益州刺史，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正人君子，怎么能跟随这种人呢？”王贡听了，面显惭色，陶侃心里明白他心有所动，于是继续写信劝降，还剪断自己的头发作为信物，王贡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投降陶侃，杜弢只好逃走，陶侃于是攻克长沙，俘虏了他手下将领毛宝、高宝、梁堪等，全胜而还。

王敦此时对陶侃屡立战功感到特别不安，于是产生了很深的嫉妒之心。陶侃打算回江陵，去向王敦道别，王敦不允许，让他作了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令王贡来管理荆州，陶侃手下将

领十分气愤，他们拒绝去南方，西迎杜曾来抵拒王广。王敦大怒，披甲执矛，想要杀掉陶侃，他出来又回去如此往返三四次，陶侃正色说道：“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怎么如此犹豫不决呢？”于是起身去厕所。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对王敦说：“周访和陶侃有姻亲，如同左右手一般亲密，哪有断人左手而右手没有反应的呢？”王敦这才放弃自己的主张，设盛宴为陶侃饯行。陶侃当夜就出发，到豫章后去见周访，他流着泪说：“如果没有你的外援，我就难逃性命了。”

这时杜弢攻广州，陶侃径直赶往广州，大败敌军，诸将都请求乘胜攻打温邵，陶侃笑着说：“我威名已著何必派兵，只要一张信纸就足够了。”于是下书劝说他。温邵害怕，赶忙逃跑，被陶侃军在始兴抓获。

陶侃在州无事，便早晨起来把一百块砖从斋里搬运到院中，晚又再把这些砖一块块地搬回屋里。人们见此都觉惊异，问他这是干什么，陶侃认真地说：“我正致力中原，唯恐自己过惯了悠闲生活，以后就难以负担重任了。”人们都十分佩服，他勤力励志竟达到如此程度。

陶侃生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危襟正坐，无论遇到什么事，他都处理得滴水不漏，各种文件，全用手答，接待来访门无停滞。他常对人讲：“大禹是圣人，他都十分珍惜时间，我们凡人，应当更加珍惜时间，哪能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益于后，这是自暴自弃的作法。”平时他如发现手下人有玩赌博游戏的，便当即把玩具仍到江中，还加以斥责甚至鞭刑。平时有赠送东西的，他必要问明来源，如是力作所得，则欢喜地收下，还要加倍回赠；如是贪污官家所得，则立即退还，

而且还要当面批评。有一次他外出游玩，见有一人拿着一把未熟稻子，陶侃问他：“用这个干什么呢？”那人回答说：“我走路时扯来的。”他大怒，说：“你自己不种田，而随便偷人家的粮食，这哪能行呢！”让人抓住他打了一顿鞭子。他就这样鼓励人们勤于耕作，丰衣足食。当时他的军队建造许多战船，他下令把木屑和竹头都收藏起来，大家都不明白这是干什么。后来天降大雪，晴天后办公的厅堂前余雪化水，泥泞难行，这时他令人把木屑取出来铺在雪地上，方便大家进出。等到桓温讨伐蜀地时，他又令人取出竹头用来钉船。他平时总是这样综理微密，细心谨慎，时刻不忘为公事着想，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

三、居功不傲 忠诚不渝

苏峻作逆为乱，京都没有良将拒守，陶侃之子陶瞻为苏峻杀害，平南将军温峤邀请陶侃回朝廷。当初，明帝驾崩时，陶侃未被列于顾命之列，所以他为此深感不满，于是他回答温峤说：“我是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温峤坚持请求他回都，重又写信给他用他的儿子被杀一事来激怒他，他的妻子龚氏也劝他去，于是陶侃换上军装登上舟船，昼夜兼程向前进发，五月，在石头和温峤相会，诸军都想要立即决战，而陶侃认为当前贼军势力较强，不可硬拼，应以岁月智计擒捉苏峻。累战无功，诸将请求在查浦筑垒。监军部将李根建议，请求在白石垒驻军筑垒，陶侃不听从他的建议，他说：“如果建垒不成，你就负责任。”李根说：“查浦地势低下，又在水南，只有白石峻险坚固，可以容纳几千人，贼军来攻极为不便，这是灭贼的好地方啊！”陶侃笑着说：“卿是一位良将啊！”于是听从了李根的建议，天黑时开始修筑，早晨

时已经修成。敌军早上一看，大吃一惊，于是进攻大业垒，陶侃想派兵去援救，长史殷羨说：“如果现在派兵去解救大业，步战必不如苏峻力量强，那样的话可就大势去矣！现在只需急攻石头，苏峻一定要来解救，所以大业之围自解。”陶侃听从了他的意见，果然大败苏军。

当初，庾亮少有高名，因为他是明穆皇后之兄而受到重用，苏峻反叛，庾亮有一定责任，石头平定后，他害怕陶侃来讨，便听从温峤的主意，来陶侃处拜谢。陶侃连忙阻止他，对他说：“庾之规怎能拜谢陶士行呢！”王导入石头城，令取故节，陶侃笑道：“苏武之节好像不是这样的吧！”王志听了十分惭愧，从此以后躲避着他，不肯与他相见。

属后将军郭默假造命令袭击平南将军刘胤，辄领江州，陶侃闻知此事说：“这其中必有诈。”于是派遣将军朱夏、陈修带兵据守湓口，陶侃带领大军跟随而进。郭默探知消息立即派人给他送来艺妓奴婢和丝绢百匹，写中诏呈现于陶侃，参佐多谏他说：“郭默如果没有接到诏令，哪敢这么干呢？如果进军，也应该等到命令传达下来才是啊！”陶侃厉声说道：“刘胤一向被朝廷重用，即使他真的不胜任自己的职务，朝廷也不致于讨伐他啊，郭默这个人虽然骁勇，但暴掠成性。他定是想趁着大乱刚刚息定，国家刑纪宽松，便想成就自己的野心罢了。”于是派人上表征讨郭默。陶侃给王导写信，信中说：“郭默杀方州，就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作宰相吗！”王导回信说：“郭默居上流之势，加上有船舰成资，所以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潜严，足下军到，是以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陶侃看了回信大笑说道：“这才是遵养成贼呢！”陶侃发兵去攻郭默，郭默的将领宗侯

便捆绑郭默父子五人及郭默最得力的大将张丑来到陶侃军前投降，陶侃大喜，当即斩杀了郭默等人。郭默在中原，曾多次和石勒等作战，屡战屡胜，所以他们特别畏惧郭默的英勇，现在听说陶侃讨伐郭默，兵不血刃而擒之，于是更加害怕陶侃，认为此人必是更加骁勇神奇。苏峻手下将领冯铁杀害了陶侃的儿子然后投奔石勒，石勒收留下他，让他作了戍将。陶侃闻知后，立即派人报知了事情原委，石勒便立即派人把苏峻召回来，把他斩杀然后将人头送回陶侃处。不久，陶侃奉命都督江州，领刺史，继而又移镇武昌。

陶侃派其子陶斌与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赶走了石勒的大将郭敬。然后又派其兄之子陶臻、况陵太守李阳等共破新野，于是又平定襄阳。战后，陶侃被任为大将军，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陶侃坚持推辞不受，他上表说：“臣并非贪荣于往日而虚让于今日。事有合于时宜，臣岂敢与陛下有违；理有益于圣世，臣岂与朝廷作异。臣常常想除排各种虚浮之名而实实在在地为朝廷作点贡献。如果我想依仗威名而增强自己势力，这些又怎么能让我觉得满足呢？”朝廷坚持给他这些特权。咸和七年六月，陶侃病重，他再一次上表请求退位，得到朝廷批准，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愨期，加封督护，统领文武。

陶侃乘车到临津坐船，第二天，便在樊谿病逝，时年七十六。

成帝闻知陶侃病逝的消息，十分悲痛，下诏追赠他为大司马，又策谥曰桓，又下令祠以太牢。陶侃生前嘱托后人把他安葬于国南二十里处，故吏刊石立碑画像于武昌西。

陶侃在军中生活四十一年，雄毅有权，明悟善断。从南陵起直到白帝这数千里地段中，路不拾遗。在苏峻之战中庾亮轻进失

利，庾亮的司马殷融求见陶侃对他谢罪时说：“将军这样作，并不是我殷融等人决定的。”而将军王章来到后，却说：“这是我王章擅自作的主张，将军并不知道。”陶侃听了这两人的话，感叹道：“以前殷融为君子，王章为小人；现在却反过来了，殷融成了小人，王章成了君子了。”陶侃生性细致好问，很象赵广汉。有一回，他下令让诸营种植柳树，都尉夏施有一天偷偷地把一些树苗带回家中，栽到门前。过了几天，陶侃办事路过夏施家门，见到新栽的树，便停下车子，把夏施叫来，问他说：“这是武昌西门前柳，你怎么偷来种到这里呢？”夏施听了又怕又羞，连连叩头谢罪，保证以后再也不敢假公济私，四周的人都伸出大拇指称赞陶侃。

当时，武昌以多有士人而出名，殷浩、庾翼等都是佐吏，陶侃每次饮酒都有定限，常常限量已到时酒兴未尽，殷浩等便劝说他再少喝一点儿，陶侃坚决不从，人们一再请他喝，他黯然思量了好久，才说：“我年轻时曾经因为喝酒过量而作了错事，所以再也不敢多喝。”

当时人们都议论说武昌北岸有邾城，应该分派一支军队去镇守，每次人们提出这一建议时，陶侃都不吱声，而人们不断地提到此事，他对将佐说：“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因长江啊！邾城隔在江北，内无依仗，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夷人必引寇虏，这是制造灾祸的开始。而且吴时这城有三万兵把守，现在即使派兵把守，也对江南没有什么帮助。”后来庾亮去镇守，果然不久大败而还，人们都觉得他所言有理。

陶侃到了晚年，不想再参与朝事，请求逊位，后来他病重，想回长沙，军资器械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亲自掌握门

钥匙，直到亲手把这些交给王愆期，他才登船出发，朝野众人无不以为美谈。在他即将离开府门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对王愆期说：“我们这些人已经老了，你们年轻人正是干事业的时候，不要辜负朝廷的重望啊！”

尚书梅陶有一次在给亲人曹识的信中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等人是无法和他相比的。”谢安每当说起陶侃就说：“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陶侃当时受世人推崇到如此地步。

当时有关陶侃的传说也有好多。据说陶侃小时候在雷泽钓鱼，网上来一只织梭，他很喜欢，便带回家挂在床边墙壁上。不一会儿，天空乌云聚集，下起大雨来，在他正向窗外观望的时候，那只织梭忽然发出一道亮光，化为一条长龙。腾空而去。陶侃有一次做梦，梦见自己突然长出八支翅膀，他便扇动翅膀飞升上天，看到九重天门，他逐一登取，只剩下最后一门怎么也登不上去。忽见看门人操起铁杖对他猛抽，于是他坠落在地，折断了左翅，在他惊醒的时候，还觉得左腋隐隐作痛。又有一次，陶侃去厕所，见到一个穿红衣的长者，对陶侃说：“你以后定当为公，位至八州都督，我特来向你报知。”当天晚上他又遇见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相面老者师圭，他对陶侃说：“君左手中指有竖向纹理，必当为公。”陶侃使用针刺破手指，让血滴在墙上，结果血流成一个“公”字，他又用纸包裹手指，纸上也显示出一个鲜明的“公”字。后来这些预兆果然都成为事实。